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六三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尋人啓事

高向寶兄：延長縣、甘谷驛、高家塌村人，過去在延安專署工作，日本投降後來山西，沒有音信。見報請速來信為盼！有知其下落者，請告知，無任感激。來信寄晉綏電訊分局

表弟　劉存保

趙宗空弟（乳名小五）

河北阜平縣石猴村人，現年二十歲，於一九四三年由晉察冀到延安聯防司令部當勤務員，一直未給家寄信，如有知其下落者，請來信告訴我處，來信交晉綏軍區工業部。

趙宗瑩

綏蒙軍區司令部三查運動中

支部領導走地主路綫

支委洪杰堅持無產階級立場被光榮孤立

（新華社綏蒙三十日電）綏蒙軍區司令部在三查學習中，由於支部領導上走了地主路綫，打擊堅持無產階級立場的支委洪杰同志，把審查的目標集中在有個人小打算的貧僱農出身的彭寶山身上，使地主思想鑽了空子。後經軍區黨委指示，檢查了支部的領導立場思想，清洗了站在地主立場的支委劉效義，樹立了以貧僱農出身同志為中心的領導骨幹後，才使三查學習走上正確方向，其經過如下：

九月初，軍區黨政委作了關於整軍與土地改革的報告後，即開始查成份，查思想，查立場。學習開始時，由於王作義、彭寶山、程發生、郭宗明四人，在總軍開會學習中，即發現問題而未徹底解決，即以上述四人問題進行討論，討論中發生思想立場原則上的分歧：

王作義堅持地主立場——支委洪杰提議清洗出黨　支委劉效義說還可爭取

王作義係一科參謀，地主成份，三八年混入部隊，後又開小差回家，四零年歸隊。後為達到掩護其地主家庭目的，又混進黨內。去年退伍軍人李二狗（貧農）算了他家一筆毛帳，他很不滿意。今年二月間，左城八里莊群眾清算鬥爭中，群眾向地主清算錢鐵，他說：「是『流子運動』。」並在司令部伙食上借了銀一百斤（編者按：向誰借的，為什麼銀還能借給私人？）給家中出公糧（原擬借五百斤）。群眾清算他家時，他即給工作團寫信說他家是「富裕中農」，不是地主；要工作團給他家留下巴掌大的青苗，可分給群眾荒地。」此次學習台上，王作義只是說一路借是不對的。」不承認是反對土地改革。支委劉效義認為王作義是個人打算，自私自利，入黨後克服了好多，並說：「他是地主出身，有地主思想，並不奇怪，還可爭取，主張留黨察看。」只有支委洪杰同志從王作義的入伍企圖是支持地主家庭，入黨是為往上爬，上級看得起，可當官。向機關借糧是為其家交公糧，是扶植地主家庭。土地改革中為個反對，今天還不滿意。認為「清算是『流子鬧門』」等等事實分析王作義的地主立場始終未放棄，應清洗出黨。但在學習大會上，只有四人同意這意見，但多人則給王作義辯護。劉效義和其他三個支委劉榮新、徐寄、賈壽林都認為：不管怎樣，入伍入黨動機不良，但王作義工作積極（實質上是投機）。別的家屬在部隊完全吃的公糧，他老婆在家不吃公糧，借安糧不算什麼。給工作團寫信是兩面派態度，恐怕還不能算破壞土地改革。（編者按：請看包庇地主的人的立場，和地主思想有多少分別？）過去有個人打算，現已克服了很多（但毫無事實根據）。因此對王作義的問題，學習大會以百分之九十以上通過了留黨察看。

彭寶山、程發生是思想問題——洪杰要區別和地主立場不同——劉效義等人硬要「加倍處分」

彭寶山是四科科長，長征幹部，貧僱出身，工作負責任心強，對同志態度不好，有些個人小打算，生活鋪張，手上不節約。學習大會上彭巳作了檢討，並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見，拿出白洋六元、洋布一丈二尺。可是大家認為還不行，一定要在大會上清算。支委洪杰同志向支部書記劉效義提議：「彭寶山的問題，但必須弄清楚，絕對不能和清算地主一樣，我們不能為這些就開大會清算，不能上了壞份子的當，忘了對地主思想的鬥爭。」當時劉效新說：「算賬是羣衆的意見，羣衆要大會算就大會算。」這樣，又算了一天，仍是吵吵嚷嚷，沒有結果。在支委會上，洪杰同志仍堅持彭寶山是思想問題，王作義是地主立場，反對土地改革，是有原則區別的。為什麼要在生活等小問題上鬥個不了，而將反動的地主思想、立場卻放開呢？我們應正確的為貧僱農撐腰，把學習引導到反對地主思想方面。支委劉效義不同意洪杰同志的意見說：「我以為洪杰同志並沒有將會開壞，寶山非用大會壓力不可。」其他支委也都「批評」洪杰同志，使他在支部孤立起來。

程發生係三科參謀，家庭成份是貧農，個人是貧農出身。今年在敵區偵察時，因偵察員被地主、被敵偽府扣起來，他因初從外邊回去，不了解情況，不問群眾就向區長要人（區長正在召開群眾大會），因與區長爭吵，致使大會一時混亂，即將一個來歷不明的人放走了。洪杰同志堅持程發生主要是軍閥主義作風，因而失掉無產階級立場，而劉效義卻認為程發生係貧僱農出身，破壞了土地改革，應加倍處分。許多人附合他的意見，對程發生給了當衆警告的處分。郭宗明是四科副官，[illegible]，生活不正派，吹吹打打。今夏在司令部附近，勾引戰士附小的小寨的寡婦，並指使通訊員[illegible]，吃羣衆向地主鬥爭出的東西，後來司令部賠償羣衆三十萬元。工作上大家一致認為他不[illegible]。由於[illegible]支部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不能和地主思想作堅決的鬥爭，走了地主路綫，對郭宗明的問題研究也不深刻，只怕拖長時間。當檢討到其他人時，更是亂吵一頓，隨便就散會了。使學習陷入混亂狀態，地主思想鑽空子，貧僱農受打擊，學習進行不下去。

改造支部轉變學習　洪杰同志當選支書

洪杰同志將此情況向軍區首長作了彙報，要轉變學習，劉效義竟說：「洪杰向首長表功，打擊人。」一至此支部領導上的錯誤，是不同的路綫，軍區首長更加明確了。軍區首長提出檢查支委會領導的情況，提出在那裏分歧上走了地主路綫，是不對了！才找到錯誤了。學習方向，火力不是向着地主思想打擊，而是打擊貧僱農，使貧僱農抬不起頭來。後又經軍區黨委派了督導員，召開了幹部全體大會，作了無產階級立場上的明確的說明，對支部又作了檢討，大家認識到支部走了地主路綫的錯誤，是以站在地主立場的支委劉效義為首，及其附合的支委徐寄、賈壽林為代表，附合地主思想的支部委員劉榮新。支委洪杰等人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大家都不要劉效義等人當支部委員，要求改選支委。在改選大會上，羣衆熱烈擁護堅持無產階級立場的洪杰為支部書記，並新選出六人為支部委員，組織了新的支委會，頓時增加了支部的新的骨幹，此司令部的學習才走上了正確的方向。現正與王作義、劉效義等地主立場思想展開鬥爭。

簡訊

[illegible]

我神府地方武裝　擊潰敵步騎二百餘

孝義六區基幹隊打退搶糧匪

（神府訊）十一月二十四日，我神府地方武裝進到阿包塌與敵神木自衛總隊之第一四中隊及第三中隊之一個分隊，由副隊長呂啓華率領共步騎二百餘接觸，我軍當即向敵猛衝，敵不支而逃，我軍一直追敵三十餘里，將敵完全擊潰。此次追擊戰中，生俘敵七名，傷敵各一，繳步槍十四支，子彈四萬餘發，防寨一頂。

（新華社呂梁五日電）（遲到）孝義六區基幹隊積極活動，兩次打退搶糧匪。上月六日，敵匪百餘犯我胡家窯，在官道峁與劉家兩山梁衝下來，經二十分鐘激戰，我即配合兩山梁設伏，待敵進至村口，分別向敵衝擊，敵不支狼狽東潰。八日晨敵匪十餘復犯胡家窯，我基幹隊得悉後迅速進攻村內，敵倉惶逃竄。我基幹隊又二次追到向敵阻擊，斃匪一名負傷，其餘東竄，羣衆財物未受損失。

美反動派驚呼：

中國土地法大綱將是

我取得勝利的強力武器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中共中央發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在中國人民中間的巨大影響，使蔣美極為驚慌。作為中國反動封建地主代表的蔣匪黨報「中央日報」，力圖阻止該文件在蔣區「傳播」，蔣匪中央日報更於十一月十五日發表關於該文件的專門社論，妄圖以下流拙劣的誣衊手法，抹煞該文件在蔣區人民中所發生的影響。美國反動的紐約先驅論壇報於其十一月十二日社論中，驚呼「中共力量正在日益壯大」，承認「中國農民世世代代傾向於土地革命」，並承認中共已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美聯社一駐華記者十一月二日自上海報導，指出該文件為「新的更開明的土地綱領」，將對「在這樣一個國家，其主要問題是土地分配，其人口百分之八十是農民，這樣做，一定引起巨大的反響」。彼特別注意「土地法大綱」第十條中「家居鄉村的國民黨黨員、國民黨政府官員、國民黨官兵及敵方其他人員，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之規定，承認它能「爭取國民黨士兵和（蔣）政府官員作轉變支持」，承認該文件將是取得內戰勝利的「強有力的武器之一」。九月間，紐約先驅論壇報即已驚呼在中共所領導的強大土地改革運動面前，蔣匪不可避免的失敗命運，說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情勢中，給了農民至少是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蔣）政府必須記得，就是滿清的皇帝們，當他們除了災難什麼也沒有給予中國人民的時候，他們也並沒有延續很久」，並由此看到蔣匪軍隊本身的危機，承認「從農民家庭中抽出來的」國民黨軍士兵，不會「頑強作戰」，支持蔣介石這樣一個封建政府。今年四月間，上海美商密勒氏評論報更明白看到中共土地改革對於中國內戰前途具有決定意義，承認中國「內戰戰場的真正分界，是在這樣兩種不同的地區中間，在一種地區是農民給自己種地（指解放區），在另一種地區（指蔣區）是農民給地主種地」，承認農民的向背「將不但決定國共兩黨的前途，而且將決定整個國家的命運」。

保德三區
召開全區農民代表大會 成立區農會臨時委員會

（本報訊）保德三區區農民代表大會，於十月六日隆重舉行開幕典禮，歷時九日，到會農民代表八十二人（僱貧農五十五人、新中農十九人、老中農八人），其中男代表七十七人，女代表五人，會場四周懸掛着各村翻身農民及各機關贈送的賀幛，南河溝農會送的紅心當邊的紙幛上寫着「民主團結」，扒樓溝農會以紅紙爲底，貼着五色彩紙，上寫「農民大翻身」，縣政府與政治處賀聯是「農民們團結起自己的力量來！」各機關並有實價及服務的獎品等。代表們滿懷一堂，充滿着興奮愉快的心情，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給他們有史以來從未有的民主權利，來共議翻身大事，總結土地改革經驗，並尖銳批評黨政各方面工作，審查區級一切組織和幹部。在宣讀「中國土地法大綱」「告農民書」後，大家即根據「土地法大綱」和「告農民書」的方針精神，聯係本村工作，和好壞典型村，按行政村劃分小組醞釀，加上大會討論，共用三天半時間，總結了徹底打垮地主階級，消滅封建，平分土地等經驗，後即轉入檢討整理組織、批評黨政工作，及審查區級幹部和組織，選出全區農會臨時委員會，佈置了今後工作。

檢查整理組織

檢查整理組織，袁家莊代表說他村在選舉行政村農會委員時，沒有提候選人，當選的七個委員，三個貧農、三個中農、一個××。新畦行政村農會委員劉克明等五人，都是老中農。當時羣衆要把好幹部放在本自然村，"翻本位思想，造成不重視行政村幹部的偏向。傅家坨台、寨家溝等四人，是因爲他們能說會道，選他們爲代表的，這四個代表爲了自己村少負擔，提出要有兩個人當選爲行政村幹部，大家怕鬥爭，和存在不重視行政村副職幹部的思想，也就無原則的答應了。南河溝整理組織，先由自然村整理好後，選出二十七個代表，選行政村農會委員時，比了一天一夜，第一次比的結果，九個候選人中，五個老中農，四個貧農，後提出比成份，結果選出的七個委員中，一個新中農，餘爲貧農。經過一番爭論，大家認爲：什麼成份代表什麼利益，南河溝整理組織以後選舉及比成份的辦法好，新畦要幹部的辦法提不起。關於提候選人，大家認爲要提，不提不能搞好組織。對於整理黨的組織，檢討出姚家塢、吳莊等村，洗了壞的黨員，却沒有發展新黨員的缺點。

過去組織不純 嚴重損害了貧僱農利益

根據檢查總結工作，黨的成份，極爲不純，就以區公所駐地南河溝爲例：黨的支部書記投機份子張青山，及有投機思想、貪污行爲的張行雄等一窩子所把持。十六個行政村幹部委員，其中地主富農六、中農八、貧農二。他們包庇地主，關門鬥爭果實，自私自利，審幹中，即有十五個被開除黨籍，撤職（或坐監）幹部。紡織工作，幾年來培養的紡織工人中，以南河溝、新畦爲例，五十六個布工人中，地主富農佔百分之三十七、中農佔百分之五十四、貧僱農佔百分之九。因此在各種工作中的直接損害了貧僱農的利益。如去冬糾正侵犯中農利益，全區錯糾正了二十一戶之多。新畦一個行政村即錯糾正五戶，張關成、張秀斌都是富農，糾正時羣衆通不過，但能去「糾正」的區幹部，一意孤行，對羣衆意見和反映，不加睬理，羣衆怨聲載道。貸糧貸款，也由於村幹部代務，南河溝貸給五戶地主貸糧米三石、糧食穀十一石。袁家莊亦貸給地主貸糧米二石、糧食米二石。前頭上對羣衆意見不睬理，甚或不到檢查，嚴重的損害了貧苦農民的利益。

區委張廷斌被撤職並給以留黨查看三個月的處分。

代表們於檢查區級各組織工作後，即提出要他們答覆和反省。區長薰占奎、區幹部張行彬等，對代表們所提出的問題及批評，作了比較圓滿的答覆和反省。區委張廷斌，反省自己階級立場不穩，四三年在扒樓溝鬥爭大地主張沁，從貪污的四十石豌豆等，清算下白洋六千元，在縣抗聯主任僞發

開倒他共同組織下，張沁拿出白洋六百元，却賄賂了事。他又反省了他的頭大，擺官僚架子，及生活腐化等。他反省後，代表們認爲有的問題不澈底，建議給提出質問，袁家莊代表說：「吃白麵你老遇到機會，不是愛吃白麵了？」他答覆了自己只管嘴頭上好，不管羣衆有無吃的，沒有羣衆觀念。東山代表提出：「扒樓溝中除長張獨客鬼下操（擋東門子）撤職了幹部，你說下頭有屎，該怎樣辦了？」他沒有話可答。這時，郭家塔代表提出把他的區委撤職，黨內開除。後來多數代表爲了挽救他，決定除撤區委職外，黨內給以留黨查看三個月的處分。

保德扒樓溝群衆再次鬥爭 徹底打垮地主經濟和威風

（本報訊）保德扒樓溝羣衆根據區農民代表大會「政治上沒有鬥垮的地主繼續鬥爭，經濟上沒有清算徹底的地主繼續清算」的決議，當作貧農小組及農會上檢討，大家提出地主張正儒，清算時哭窮，應付了羣衆，只捨下兩個窯，一件襖子，但清算不久，他家便喂了豬與牛；他的婆姨（女惡霸）上次沒有鬥爭，指豬罵狗，撒潑罵街。檢討後，把他的牛立即拉來，並決定徹底清算與鬥爭。大地主張沁婆姨張英秀，不向羣衆低頭，在羣衆面前仍然抖架子，也決定繼續鬥垮她的威風。上月二十二日，羣衆鬥爭大會召開了，主席宣佈開會後，新翻身農民張仲小和張存富貴等首先控訴張正儒的剝削他們的窮人，但這個女惡霸却假眉三眼，口裏咕嚷着「阿彌陀佛」，激起羣衆憤怒，「鍋子上」，把她揪了一頓。揪不到跟前的人，嚷嚷：「齊打！」爺們對她的意見，「開口說也說不完」！有的說：「她比『汪子』（大惡霸）還可惡」，她終於在羣衆壓力下屈服了。她兒張正儒，前卻參觀，後在清河担任區武委會主任，今將偷跑回家，貪污糧票百十來斤，皮襖一件，白洋十元等，後縣府來公事追要貪污之物，他一推再推，一直沒有交出來。此次經大家提出後，他答應賠償。張谷香檢舉說：「前些日你給我送公糧四斗八升（扣借公糧），經下七斤多米，怎麼下的？」他說：「說了分量。」……大地主張沁婆姨張英秀，她被拉在羣衆中間後，檢擧出指着她鼻子說：「前次你當着剝削了我們的勞動力，我給你送上去的……」……你在淨架上站瘦，你說：「把她剝下來了」，你說：「你的孩子說：『不要緊了吧』，王白芝說：『……』」……分的地主：「……」大家說：「她見了羣衆就……」打倒她！……叫嗎涼水，鄉師爲什不叫站着了？」最後，大家問她以後抖不抖架子了，她低頭以後，富農楊富仲等三家，羣衆才鬆了口氣……從地主張秋生、白洋四十八元、張正儒，又清算出大布十四疋、皮衣物多件。（戈）

小組醞釀，大會投票選舉，選出農民自己擁護的領袖。

各村農會提出的區農會委員候選人，十二日晚經過小組醞釀後，十三日即熱烈進行選舉。每個代表在醞釀選舉時，都把成份、出身、階級立場，作爲主要的條件。化樹塔代表張金駒提出張駝高時，他說：「張駝高是僱工出身，他當兄弟多了窮，去年他到河畔修河防工事，聽到參軍消息，便自動要求去參戰，此次土地改革，他鬥爭在先，分果實在後。」大家紛紛討論說這是再好沒有的民兵委員。寨家溝代表郭喜、新畦代表張秀珍等，說：張金駒是扛長工出身，做工作比下作老做做的很好，鬥爭下果實，先分給其他貧苦農民，自己後分，他走一步也共為窮人打算。楊家溝代表、新畦代表陳虎成人等說：張通喜，說他拉了二十來年長工，鬥爭地主要決，分果實時，不偏窮向富，做什麼事情，都不下先與窮人商量。羣衆都說，他是窮苦出身，一定能替窮人辦事。三十三個候選人，其中張金駒、張通喜等二十一位，被大家熱烈提出，要選舉他們。又小組醞釀時，發現有的代表有本位思想，怕把自己村的好幹部選上，有的代表仍有老實人辦不了事，能說會道的人才能辦事，因此提出選舉辯想法和看法是錯誤的。隨即投票選舉，選結果：張金駒、張行憲、張通喜、張駝高等十五人，當選爲區農會委員，呂狗川、張耀斌等五人，當選爲區農會候補委員（三、四兩區臨時劃分爲三個區，故選一個半區農會委員）。當宣佈當選人的名單後，全體代表報以雷動的掌聲。在代表們的歡迎下，他們一個個的發台講了話。

當選代表張行憲說：委員會的上級和父母是羣衆，有事要大家商量

被代表親熱的呼爲「老雞頭」的張行憲同志（貧農），興奮的走在台前，他以熱情的口吻說：「我們今日很高興，因爲這是從前未有的農民大選舉。區下我們的事情，大家要多提意見，委員會的上級是羣衆，父母是羣衆，有什麼事情，一定和大家商量，大家有什麼事也和我們商量。農會是農民自己的救星，會是農民自己的，每個農民都有提意見的權利。」張金駒同志激動的說：「咱們過去沒敢爭……時，夢也沒有夢到會有今天，我很高興，不是高興當了委員，而是高興成了人！」張通喜、張駝高等，他們也都講述了過去拉長工、攬工的身世，和受的壓迫，而今當選爲區農會委員，農民是我們的父母、上級，以後對那，大家要多幫助。代表們望着自己投票選下的委員，像從前發指使農民專政的勝利。大家說：「這下選出的委員再不怕地主騎頭了。」王家里代表說：「羣衆在上翻身，我們也能揚眉翻身，只有政治上翻身，才能保證經濟上翻身。」

保德三區農代會 開除區委黨貴賢黨籍 和押區政府交各村群衆處理

（保德訊）三區農代大會清洗投機份子黨貴賢，並扣押區政府，轉交各村羣衆處理。黨貴中農成份，小時入過天主教，又學過「陰陽」，好吃懶做。三八年混入共產黨，四〇年到區，歷任三、四區區委、抗聯主任，幾年來一貫的貪污腐化，剝削羣衆，他下鄉有一定的路線、住口，每回都有固定的住處。他住在地主富農家裡，吃上肉白麵，大會上給他數出十三個村子，得上小便宜，便專門包庇地主富農。代表說：「他去了張家溝，羣衆要求清算，他不叫清算，說『清算時間過去了』，便把羣衆推下去了。」他下鄉總是假名下工作，實際上是做小買賣。他從區合作社商店，低價取上貨物，下鄉賣大價錢，剝削羣衆……他一付油嘴，他騙了資，就把羣衆集體的股本都騙走，直到現在沒給羣衆。村貧農高鳳鵬有一筒子顏料，他騙了。扒樓溝小商人楊張大子資布，他欠下三元白洋一……家一要，他就罵說：「你丟我幹部的……」……把他清洗出黨，並扣押區府，交予各村羣衆處理，清算他過去騙取的東西。（驕志成）

組織檢查小組，幫助解決存在的問題，並開展今後工作

十四日村討論了提案，按着需要今後工作。解決從總結土地改革經驗中發現有些村在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分配中村與村的富農路線及整理組織中，沒有真視在土地改革中錯誤處，只清洗了異已份子、投機份子及壞的幹部黨員，沒有發展新黨員等問題。另外，預防明春饑死人，決定組織冬季生產：紡織、運輸、燒炭、打柴、積肥等，準備明年大生產。各村鬥爭果實糧食，應公平保管，明春救災救死。在佈置工作中，傳來了四區檢討思想的消息，個民兵被富農打傷的消息，與父子打僞的消息，引起各代表的憤慨，大家說：「死狗當道……」……作村要……地主，同時，……鬥爭果實，保衛門革，……果實。……作方式方法上，有遇出的幹部，在工作……革除留的老一套作風，建立新的好這些作風。大會決定由各村組織與工作同志，前往各村幫助小組，會後複查在小組工作，已有金駒等五人組成小組，於十六日出發。（戈）

簡訊

保德四區賈家營僱貧農會，於十一月一日成立，立即召集農民代表，把本村地主李海中寄藏到……窯中的一雙筆、一件衣……二十四件……二十件……八斤鹽、十五塊……甜菜一捆、二十斤……雜物……一斗、二千斤及……品，都搜查出來，交出委員會保管。（陳有才）

（上接一四版中縫）（二）凡本邊區之……

馬西努評論揭露

美帝援蔣的監督計劃
實際就是要滅亡中國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莫斯科電台二十八日廣播馬西努評論，揭露美帝國主義援蔣的「監督」計劃，實際上就是將中國國家主權化爲烏有的滅亡中國的計劃。評論如下：

聯合國大會的蘇聯首席代表維辛斯基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演說中，講到了由美國監督的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援助問題。他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對我們具有特別重要意義。在這三天以前，即十一月十八日，據上海蔣美晚報消息，在與美國進行經濟援蔣談判時，國民黨政府同意由美國監督，利用美國的借款。十一月十八日馬歇爾在美國會演說中，對他所稱的歐洲集團，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維辛斯基指出，在馬歇爾的演說中，曾經聲稱：美國在歐洲將執行很重要的職務，就此目的，特委派歐洲專使，這個管理馬歇爾計劃的歐洲專使，以保證美國所給予的援助有效的利用，來「復興歐洲」。維辛斯基稱：「情形說來，歐洲某些國家的復興事業有效，不由歐洲國家規定，而由美國的歐洲專使來規定，這可以說歐洲國家的主權已被化爲烏有了。」

必須指出：在最近幾星期來，美國方面不僅爲歐洲，而且爲中國，亦指定了充當這種專使的候選人。不久以前，布立特曾提出以麥克阿瑟爲援蔣監督人。十月二十七日在南京簽訂「中美救濟協定」，已規定了設立所謂專使團，而稱專使受有常與國大使館同樣的專使特權和特遇。美國專使不僅在於實施「救濟」監督，其中且規定不僅中國的輸入，而且連個中國民族工商業和財政，都得服從於這種監督和領導，美國專使將爲中國規定經濟計劃和領導中國國民經濟某些部門的發展。這個代表團裏的官員，且享有在中國的特權，由來往自由，更兼有特別的特權。在這以後，中國主權還剩下什麼呢？中國人民早已看透這種援助的惡果，在日本投降以後，美國資本即利用他們給予國民黨的恩惠和種種特許，在把國民黨統治區造成美國殖民地方面，已得到很大成績。一九四六年，七十五家美國公司操縱了美國對華需求的輸出，與操縱了美國對華十分之九的輸入，美國資本家取得了很多日本投降後所建立的所謂國營公司的經營權，如中紡公司、中美航空公司等等。蔣政權不久以前，宋子文代表四大家族和若干近代的美國財政團體，在歐州開辦了一個巨大的聯合公司，這個康采恩包括有個黎南和經濟華南航業、工業、運輸業及商業，將這些權利出賣給美國資本家。美國委派到國民黨政府的經濟財政顧問與監督員日益增多起來了，現時被列入到美國獨佔資本家議事日程中的問題，是完成國民經濟的奴役，和在組織上準備這種奴役。（按：本篇因電碼缺落，今日始譯全刊出。）

晉察冀我軍解放元氏
控制平漢路八百里
鄂豫皖我軍第三次收復麻城

（新華社晉察冀前線五日電）軍息：晉察冀解放軍一部於三日晨完全解放石家莊南九十里之元氏城，據守該城之偽河北保安第五團魏永和部，除一部三百餘人突圍北竄正遭我軍圍殲外，其餘已悉數就殲，戰果正清查中。至此，平漢北段北自保定城垣南迄安陽外圍約八百里之鐵路線，已全部爲我控制。按該城地處冀西，依附於日寇卵翼下，危害當地人民，日寇投降後，該匪繼與盤據永年之許鐵英、王樸民等匪首同被蔣賊委爲「先遣軍」，蹂躪元氏至今，姦淫擄殺，無惡不作，人民恨之入骨，紛紛要求我軍除害。該城解放後，群眾歡欣異常，並籌開會慶祝。

（新華社鄂豫皖前線五日電）頃到消息：解放軍於七月二十七日第三次收復麻城，守敵八十五師一個團及土頑棄城向西南逃竄，我繳獲軍用品一部。

獲得人民衷心擁護
浙東人民游擊隊壯大
農民經過重重苦難覺悟大爲提高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九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出版的「時與文」雜誌載浙江會稽通訊稱：浙（東）會區農村在劇變中，獲得人民衷心擁護的浙東人民游擊隊已日益壯大。一九四五年底，許多本地的新四軍三五支隊（當地老百姓稱之爲三北部隊）及「金（華）蕭（山）」人民抗敵自衛軍（老百姓稱爲小三北）」撤退的戰士，在[illegible]，因爲存不住，現在又捲起了，「一近一年來」，四明山區的共軍不斷擴大，連會稽山區也有小三北捲土重來了。」據通訊作者描述農民政治覺悟已大爲提高，他們說：「現在跟以前不同，和十年前不同，現在要下已[illegible]見，我們這個讀書人鄉，都愛跑來打聽『內戰打得怎樣了』，『共產黨快得天下吧』。」通訊描述農民是在艱苦的下資瘡與悲慘的無以復加的苦難中鍛鍊出來的，老百姓常說：「新（敵僞）縣府是歪歪，（國民黨）縣府也最歪歪。」在他們的統治下，遍田、撮欽、拉丁、抓伕、搶劫、擄勇子，老百姓「理就難和」不安穩。而新四軍自浙江撤退，他們在老百姓記憶中永遠是新鮮的，聊天的時候老提到它，因爲在三北和小三北解放的地區中，「食分過土地」，並且對老百姓秋毫無犯，作戰有計謀，完全是諸葛亮的一變」。通訊稱：雖然自今年七月間蔣方成立了四明山區及會稽山區兩個「綏靖指揮部」，向人民武裝進攻，但老百姓都擁護他們，認爲只有他們是「跟老百姓走」的。「老百姓說」：會得天下」的。老百姓紛紛加入人民武裝，「今天傳說甲村有四個人上山去，明天鎮上又有了七個人當[illegible]了「共產黨」，而且「小三北（人民武裝）方面已壓縮蔣特組織會稽山區人民自衛隊」。人民武裝正在積極展開反綏靖工作，一般他們一齊挺進對綏靖指揮部附近，汽車路與電話線遭破壞有修好，就遭破壞，沿路電線桿被貼滿標語」。

十天殲匪七百七十人
豫鄂陝各綫游擊兵團
鄂東龍口市郊人民游擊戰活躍

（新華社豫鄂陝前綫五日電）上月中旬，各綫游擊兵團殲匪七百七十餘名。活躍於盧氏東南一百里之川地區游擊隊，上月二十一日殲蔣盧氏縣府殘部，斃俘各五十名。又東綫游擊兵團上月十二日在寶豐東南三十五里紅石山，擊退蔣匪整三師第三旅一個營的侵犯，斃傷敵五十餘名。十四日，另一部在臨汝城郊殲擊殘匪，繳人槍三十餘。十七日，攻克臨汝城北五十里夏店鎮，斃傷臨汝縣匪司令王文正以下九十餘人，生俘五百餘名。

（新華社鄂東五日電）鄂東龍口市郊人民游擊戰活躍。自九月二十一日蔣匪侵踞該市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兩月中，計斃傷俘敵二百二十一名，繳武器一部，毀汽車一輛。市內蔣匪極爲恐慌，已有十八人向我投誠，逃跑者亦有多起。

皖北蔣匪地方兵團
被陳粟大軍掃蕩殆盡
敵兵力空虛用傘兵防禦城市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遲到）蔣匪兵力空虛，竟至由美帝訓練的一向僅充作裝點門面用的蔣匪傘兵部隊，亦被迫移充陸軍，防禦城市。據蔣匪蚌埠皖北日報十月廿八日報導，皖北蔣匪地方團隊，已被陳粟大軍掃蕩殆盡，該報稱：「各縣自衛武力，除阜陽比較完整外，其餘幾全被摧毀」。我軍一度解放蒙城縣後，蔣匪「不惟地方團隊失去自信，已摧毀無餘，不堪收拾，軍事據點毫無遺，即政治方面，亦組織解體，（蔣匪）縣政府即陷於癱瘓，失去效能，（蔣匪）縣政府失去領導力量，失之鳥，惶然撤離縣城，以圖自身安全，處境之窘迫，如同驚弓之鳥」。我軍解放太和時，蔣匪「保警第一大隊及直屬大隊全部潰散，保警第二大隊長樊賢恆、總隊副隊長胡海生死不明，現地方武力各中隊中已全部潰散，三十四鄉鎮保公所均被摧毀」。蔣匪地方團隊士無鬥志，我軍揮落皖北各縣，蔣匪「自衛」武力大多於前數日即撤離縣城」（十月十六日同報）。

南京中大學生
要求懲辦蔣特兇手
由全體同學保證完成自治會改選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綜合天津大公、益世報報導南京中央大學爲抗議蔣特三青團操縱僞學生自治會選舉破壞，學生多人經過稱：中大學生自治會選舉係採取競選辦法，上月十九日，該校召開系科代表大會時，平時欺壓不作爲同學所鄙視之蔣特三青團學生，在包辦選舉不遂時，即扭滅會場燈，大打出手，當場重傷農經系代表黃紹楨、醫治系代表蔡生、畜牧系苗啓等三人，勞務生多人。全校學生憤慨異常，翌日，各系科即紛紛集會，決議要求懲辦蔣特三青團兇手，抗議蔣特教職員包庇縱容暴行，並在系科大會場上，由全體同學保證從速完成自治會改選。三青團爲抗議蔣特學生已自二十六日起罷課多天。

×　×　×

內蒙古西科後旗
翻身人民成立法庭
審訊蒙奸及惡霸地主

（新華社東北五日電）內蒙古西科後旗翻身人民成立人民法庭，審訊大蒙奸寨明阿、事務旗長巴音都木爾及封建惡霸地主博島蘇克圖，經六天審訊，在二百七十餘名代表訴苦和全旗人民代表法庭判決後，由人民法庭判處寨明阿以極刑。寨明阿在初，先後和偽滿勾結及作惡，大統治內蒙人民，加強其對內蒙勾結日寇，一九一八後，與日寇勾結，封建頭子召集代表會，盟定罪惡法規，並與民眾的罪惡開展，爲日寇進行出賣民族利益，的各旗會議，於是旗長任僞興安總省長及興安南省省長，率領日寇擊抗日，血腥屠殺蒙古革命青年。「八一五」後，復勾結「光復軍」，對抗民主政權，與中央胡子盧伯航串通，搶劫牧民馬群，參加縱容十七個「光復軍」，在哈爾扎拉盜匪圖謀不軌。其後由於內蒙古旗自治運動迅速開展，無法實現其反動陰謀，乃以兩面派手段，鑽取內蒙古自治政府三等參事，企圖掩蓋其蒙奸罪惡的反動面目，繼續進行破壞活動。此次群眾揭發，予以應得懲處，實爲西科後旗蒙古人民三月來翻身鬥爭之空前勝利。

蔣管區拾零

江蘇嘉興銀城大戲院，十一月十日正放映夜場電影時，該縣地方法院檢察官三人，無票欲入場觀劇，遂與該院收票員發生爭執，場內當有法警數人，又糾集地院全體法警十餘人，至該戲院將吳捕去，沿途將吳痛毆，吳血流遍地，深夜開庭後，經法庭詢問，結果勒索二百萬元，才准將吳保釋。吳回戲院後因傷重，已入昏迷狀態。

蔣匪國林部長周詒春貪污瀆職，將國有林地，偷賣於林公司，於十月初將林判刑四年，但與日其「太太」住進牢獄，林與其「太太」坐「囚車」招搖過市，輿論譁然。

渝某報日前報導蔣匪官員勾結包庇走私，「一背一飛」，云：「一隻帆影，兩個人，一筏，漂過洋貨，且私販洋貨，探入寒村野陌。」

蔣管「自天而降，分明是走私，卻江上，大樣，大模大樣，何必八個字苦抗戰……」

攤派多，壯丁逃
終年勤勞，不得一飽
——東北蔣區農民苦況說不完——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東北解放區農民生活日益向上，與東北蔣佔區農民的苦況形成了鮮烈的對照。據天津大公報十一月廿六日瀋陽通訊報導東北蔣佔區農村慘狀稱：農民的苦況實在說不盡，攤派多，稅收繁，由於蔣匪的瘋狂抓丁，壯丁紛紛逃入都市，四五十歲的老頭子代替了二三十歲的小夥子耕作，農村勞動力缺乏。由於幣值不斷貶值，地主紛紛將地租改爲實物，在蔣匪經濟壓迫下，一般租地出來的農民，地主亦均設法將土地收回，明年春耕已成問題。農民冬季無法渡過，米大量成交，農民將牛出賣或宰殺，牛肉比豬肉還賤，於是耕牛減少，生產興趣低落，一般地可以打八石的，今年僅打五石，蔣匪的施肥也不得一飽。按今年東北蔣佔區農村的收入，（按收入分配）的「苛雜攤派」之害，更無法改良農具，農民終歲勤勞，不得一飽。打了五石，時代的「偽滿時代的一個當」，使人民痛苦比日滿時代更甚，大權操在地主把持的蔣匪村公所手中，保長可以隨意支配，一切負擔都落到現在的農民身上，一般農民都感覺到現在的生活，比日滿統治時代更苦。

本報發行科　十二月一日

尋劉兄

郭

劉兄

程兄

新華社呂梁分社對「客里空」之揭露

呂梁分社於十月間進行了反「客里空」的初步檢查，給總分社寄來了他們檢查的報告，並希望全文發表，但其中有些問題尚值得研討，茲將其中一部先行列出。另有幾篇門分社記者王光同志等稿一併刊登如下。這些揭露的材料，都是過去的了，但它對我們還是一面很好的鏡子，值得細心研究。——編者

把幾十分鐘寫成五分鐘

今年一月五日晉綏日報以一版頭條的地位，刊登了文水「守敵於五分鐘內全部投降」的消息（記者李宏森同志寫的）。這張報紙發到文水後，從攻城部隊以及讀到這一消息的幹部羣衆，均反映說「吹牛誇大，不眞實」。

這一錯誤怎樣發生的呢？分社從去冬晉西南戰役以迄一月的汾孝戰役，報導攻克縣城已好多次了，如何突破「千篇一律」成爲一大苦惱。於是當時就有了「抓特點」報導的想法。當我們在赴文水途中，即遇到了幾位戰士，從簡單的詢問中初步了解到文水戰鬥打得很順利，敵人很快投降了，於是「速決」的特點在編者的頭腦中定型了，一路在想如何把「速決」寫得更突出。當我們在城門口遇見分社首先入城的記者時，他即把寫好的戰報一拿出來了，當時一研究，覺得法老一套，遂決定把掃清外圍據點一段材料加以刪削，從爲攻城門之時刻起計算時間，以使「速決」更加突出，經過這一「修改」，李宏森同志即刻說「從爆炸起，部隊一分鐘即突入城內，五分鐘內敵即投降」，而且說這是軍事首長親自講的。當時對五分鐘會有懷疑，並計算了從南門口步到北門五分鐘亦來不及。但採訪此稿的同志卻說：一打入城敵人未作什麼抵抗即投降了。而且強調說是首長再三說過的（他原來寫的是三十多分鐘）。於是，分社編者認爲既有首長說過，那就沒有問題，就這樣把該戰報加以改寫。寫好後還得意的向同志們誇口說：「這是戰事中最精彩的一個戰報。」於是未經軍事機關審閱即拍發了。

第二天總分社即來電追問，五分鐘是否眞實？但分社當時並未眞正到軍事機關去問，只是向記者追問了一下「首長是否講過五分鐘？」當時答說：「講過，沒有問題！」於是齊富又作了肯定的答覆，錯誤也就這樣鑄成了。

這裏明顯的說明了因爲分社同志事前即有了「框框」，因而心裏明明認爲可疑的材料，還是把它當作珍寶一樣的用上了。當時只想到「只要首長講過（其實沒有對質，何以能證明眞正講過呢？）錯了也有人負責。」沒有想到對「事實負責、對羣衆負責」才是眞正的正確態度。而當總分社來電追問時，還未把我們從迷惘中驚醒，竟未鄭重到軍事機關去對證，卻懷着某些實際上是「既不了解情況，有什麼根據不相信」的念頭作了答覆，這又嚴重的表現了非一個新聞社記者所應有的態度，這是對人民對黨不負責任的惡劣的個人自由主義態度。

（編者按：關於這一「客里空」的報導，八月間已有別志來信揭發，當時李宏森同志正在報社工作，曾請他對此加以檢討，他寫了文章，但把責任主要歸之於「軍事首長親自講的」。編輯部對此曾提出疑問，給他再說明，請他再檢討自己。因情況一時弄不清楚，好的檢討自己的必要，分社對於「客里空」的檢討看來，缺乏「追根到底」的精神，致這一問題至今仍不能完全搞清楚，這就會使那些諱疾忌醫，不敢公開自己的錯誤者，更加放肆，工作與革命，自己爲羣衆報喘，乃是缺乏對於軍事機關」的精神之故。）

想像中的「游擊戰爭火海」

三月初晉綏日報刊登分社發出「侵入汾文平介之閻匪陷於游擊戰爭火海」的不眞實消息（由該分社記者馬明同志寫的），曾受到各方面的批評與指責。當時平川正值閻匪大舉進犯，先後佔領我文水城及下曲、石永、香樂、仁岩等村鎮，敵人氣焰極爲囂張。而記者在百餘里外的中陽城，由軍事機關聽息後，不是實事求是的組織報導，而是首先主觀上肯定了一個「框框」：「蔣閻敵人的瘋狂進攻，必須要寫出羣衆的反抗與游擊戰爭的開展，否則即會引起羣衆恐慌。」爲滿足這個願望，記者即向剛從平川上來的兩個同志進行訪問，而這兩個同志所談的又都是道聽途說，並無確切根據。記者便依據這些滴點材料，按照記者自己的想像便推斷臆測起來：聽說閻匪進入文水城前市民有向外跑的（後來證明約有百分之十），但在記者筆下卻大大誇大爲「當閻軍侵入文水城前，全城百分之五十的市民已經疏散」。聽說前閻僞縣政府及各機關之川貝桌椅有被我搬出城外者，記者便憑空想像寫成「羣衆在踴躍參加此種搬運」，並臆測出羣衆一定會「罵城「不讓狗日們再使用！把閻匪困死餓死！」」記者又臆想到閻軍進城時，經過兩度解放的文水市民，必然會有「不少市民將米麵掩藏，逃行空舍清野，拒絕閻軍食宿，有的市民則將僅有的貨物運往解放區」，於是就這樣寫上了。接着記者又推斷到地方武裝和參戰隊一定會同川掌敵人，便寫出：「連日來汾文平介人民組織的參戰隊、游擊隊、保家隊，配合地方部隊，四出游擊，打擊進犯閻軍，各村自衛隊自動偵察敵情。」記者知道平介人民在汾孝戰役中繳獲了不少閻軍潰兵的彈藥武器，於是又寫了：「汾孝戰役四、五、七區人民的武器彈藥，這次汾孝戰役交給民兵，殺傷閻兵的武器……斃他，好世不好世！」這一想像中的游擊戰爭火海，與當時事實上敵人在中的游擊殺下發生情況和我地方部隊的暫時轉移等實際情況，完全相反。

爲何明知故錯

六月二十二日晉綏日報副刊上，登載分社發出的「文化簡訊」一則，其中有關「齊素銘同志應呂梁劇社之調，於工作繁忙中抽暇召集呂梁一隊排「三打祝家莊」一齣」（其實所排一者，並非「三打祝家莊」，而是「逼上梁山」），齊銘的同志陳鑑與編輯同志李爾，均參加了那次戲劇座談會，排戲的地方正在分社所在的村莊，每天均有機會去看排演。但對這一眼前的事物，記者竟「寫錯」於前，編輯復「通過」於後，這一錯誤雖非「重大」問題，但卻引起了此間不少同志的非議。從記者編輯上看，不僅未作到深入採訪，而且正所謂「熟視無睹」。（編者按：不是什麼熟視無睹，乃是閉着眼睛瞎寫，明知故錯，這樣不負責任的亂寫，還不是重大的問題嗎？這種極端惡劣的工作精神，應值得引起每一編者記者的警惕。陳、李二同志應很好的檢討。）

「爲文增色」與「錦上添花」

今年夏季攻克文水孝義鎮後，記者谷曼同志曾寫了一篇「戰場小景」，爲了使這個小鎮富有「詩意」，一開始就說該鎮位於「文峪河畔」。其實該鎮距文峪河尚有十八里之遙。在今夏報汾陽「數坡羣衆堅井抗擊」時，記者爲了從該村地勢之高，加重堅井的艱難，以增加該稿的寫作，遂寫道：「汾陽數坡村位於邊山高出平川一千五百公尺」，這一數字完全爲記者主觀的想像。記者陳僑同志關於「離石綜家溝羣衆驅逐麻雀保護早熟秋禾」的報導，是就記者過路時所搜集的一點材料寫成的，但對麻雀爲害卻寫的有聲有色：「老幼齊出成羣結隊，吆喝之聲清晰可聞，此起彼落活似剿匪」，編輯李衛同志對此種渲染似嫌遜色，而又「錦上添花」的補充了兩句：「爲害之烈，証實不虛」。另在「平介五區公戰隊五、六兩月殲敵八十四名」一稿中，記者谷曼同志反映該隊「與羣衆關係頗好」（據事後證實，此點亦非事實），但編輯李衛同志，還感到「頗好」的語詞無力，進一步改爲「與羣衆關係更加親密」。另一次記者報導汾陽游擊區某村民兵對撤退閻匪的一次「伏擊」時，編輯同志把「伏擊」誤爲伏地射擊，爲了加重語氣，遂改成「不斷伏擊」，於是爲了「錦上添花」便造成了錯誤。

一篇「客里空」報導的檢討

王光

去冬到柳林後，幾天中，我被羣衆的婚嫁事——解放區此種歡樂氣象所鼓舞。由此，我便迷想起曾看到本報（日期不記得）轉載，冀魯豫土地改革後，農村氣象一新報導中的情景，甚爲動人，我把柳林情景，與此類同，大有報導宣傳價值，這是寫稿動機之一。

其二，當時我獨自在柳林思，「自己已身爲職業新聞工作者（此時我做此工作不到一月）在此地工作，不寫一篇稿件，問心有愧！」因爲自己在假期，個人事業忙，未抽時做專門採訪，便於據與途中就以點滴記憶和一點殘缺材料，憑常識推斷「客里空」，估計推斷開了。

首先在導語上，我竟無依據的寫了「貧苦羣衆生產情緒高漲，生活飛快上升。」而貧苦羣衆生產情緒如何高漲，生活上升情況，我一點不了解。我只憑我目睹的一些浮面現象去推斷，主觀按上的。這是多麼荒唐呀！

柳林至今未徹底進行土地改革，貧苦羣衆生活如何能上升，那眞是個「謊」了，在這個「推斷」上，今天檢討起來，我是對貧苦羣衆是不負責任的。

接下來，工會幹部楊化（到底此人是甚成份，至今我不了解）是給兒子辦喜事，我即加以捉影點綴成「煤窯工人」（「煤窯工人」是最近我去柳林才聞知的）。這是闖錯了。

再往下談，復員軍人結婚後，勞動加油、勤做生產，但是那實裝，接下去便是我想像共更增添了「有力」，我想像的有心見人就開口說了：「……」一句。記者就統計結婚中復員軍人、貧農佔百分之七十以上」，一點根據也沒有，我根本就沒有調查到結婚中有幾個復員軍人，及貧農幾個新翻身戶，我從估計中又誇大了數目，所謂爲中農……了突出地點其主題於柳林。最後一段是頭腦發熱，從黑板報上抄下的。編稿時，李超同志提出這一問題，我是甚麼香香吐吐不清楚了當時的場面。總分社於三、四月份曾宣告大家之應，分社正式發表有許大海同志，但分社記者王海同志亦未出過一篇稿，向我提出意見，另一記者便無人追究，說出過時，我也就不了了之。

（編者按：王光同志學習文件後，自己能很好的揭露錯誤，是很好的。同時，要進一步檢討自己的錯誤，先檢討自己，別的是我們每一個革命者，應該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一種正確態度，可是我們卻不僅未提出爲什麼不去對當時的問題，對此沒有分社立場檢查，對「客里空」所有的思想作風，取批評態度，這就不得公開與揭露、追究其原因，並且出於對自己認真負責的態度，是值得很好的檢討的。）

捏造與渲染

今年六月，記者馬明在十分區隨軍採訪中，曾寫了一篇「隨軍見聞」，其中有一段是「走到郭家坡時，青年農民薛百興自動要求帶路，他的小弟和母親也端了熱騰騰的開水和米飯送到戰士手中」。後據和馬明同行的同志反映，這一段文字大部是不眞實的，首先並不是自動帶路，而是部隊找的嚮導，米飯也是薛百興與母親給我們的乾糧，並未端到戰士手中，因此這段報導是不眞實的。另外記者穆欣在寫「新絳解放區民眾拒用法幣」一稿中（亦是六月間的），內寫「五百元法幣一律作廢紙」，實際上當時穆欣到新絳時，五百元法幣仍然使用，而是在以後一個月才不流通使用。

這說明記者主觀上爲了使事實符合自己所宣傳的題材，往往要走到誇大與捏造，而這是非常危險的。是一種不負責的態度，如果這種報導列在報紙上，給當地羣衆看了，會起反感，引起惡果，這是在反「客里空」運動中，應當揭發與拋棄的（四分社）。

本報發行簡章

凡由本科直接批發之報紙，須預交六……

（一）邊區一級黨政軍民機關及其所屬之個人……